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
## 第三回 蒲草接翅放青鸞 槍棒化蛇降眾少

話說元通手摸胸坎，尊者點首。眾老中一人問道：「師父明白見教，功是何用？藥是何方？摸胸是何主意？」元通答道：「功乃出定人靜，孩提之童，襁褓之子，不識不知，況且渾沌，如何教行？藥固有方，難醫冤孽，如何得愈？摸胸之意，小僧愚見，要老叟自揣。此胸內曾有大聰明、過智計之處麼？」這老老聽了，把卜公平看了一眼，也點了點頭，又問道：「比如我這笑不老的孩兒卻伶俐，奈何憔悴瘦弱。」元通不能答。尊者道：「這亦有因，何勞老施主過問。貧僧既有願行方普度，自有治療良法，異日當細與施主詳明。」眾老唯唯，各去商量齋供。尊者乃與元通尋個潔淨居室，方鋪下蒲團，只見一隻青鸞，被道人剪去雙翅，飛揚不起，在雲堂階廡行行走走，似有悽慘之狀。尊者見了，說道：「青鸞，你何事悽慘，必是冤枉在心。想你展翅雲霄，棲形海島，餐鬆飲泉，與鶴為侶，何等極樂。今日到此，豈是貪茫茫之苦海，戀擾擾之紅塵，苦被凡情羈留在此？」尊者一面說歎，一面把雙翅梳理，短處將蒲草接長，一口氣吹在鸞身，那鸞抖一抖羽毛，展一層雙翅，騰空飛起，翱翔上下幾回，直向海南而去。忽地道人走來，見尊者放了青鸞，急得大驚小怪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如何放飛了我豢養的青鸞？」尊者不答。那道人不住口的咕咕嚶嚶，瑣瑣碎碎。元通乃說道：「道人，你既入庵門，當宗釋教，我佛以慈悲為念，方便為門，只有開籠放雀，那有豢鳥為歡？且道人不知你我心情與飛禽何異，譬如人被羈囚，苦惱何狀，飛禽被縛，所以慘淒。」道人笑道：「禽鳥心情，師父緣何得知？縱有心情，蠢然時有時忘，非比人類。」元通笑道：「你可謂無慈悲矣。出家人第一功德在這兩字。你若見得透，參得明，何必敲鐘擊鼓，焚香禮懺，以求超脫？若執迷不悟，一時便沉淪萬劫。」道人聽罷，便向元通稽首。後有感此警勸一律。

詩曰：

世間何事最行非，豢鳥籠禽事可悲。  
剪翅拔翎繩絆住，黏膠編竹鐵絲圍。  
為伊取樂消閒晝，害我同生性命虧。  
勸世三春休捉鳥，巢中子望母飛歸！

元通與道人正講完放鸞功果，卻好眾老捧著蔬食素饌，到庵來齋尊者師徒二人。坐間便問：「二位師父既往東，卻為化緣，還是訪道？」尊者答曰：「化緣乃事，訪道亦心。只為小僧有願普度，故此東行。且問眾檀越，貴村喚惺惺，這庵亦喚惺惺，其義小僧知矣。只是其間怎麼有些渾渾濁濁氣味？」眾老笑道：「師父如何說此話？」尊者答曰：「小僧望氣，欲要推情，不是居此庵者有物欲之染，便是構此庵的無正大之心。」一老笑道：「師父也說得有理，見得頗真。就如往日，那長爪梵志居此，釋非釋，道非道，不聞他講道參禪，每見他收徒演法。居庵日久無驗，往東去了。」尊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常言道：『出家清淨，那有塵氛。』這濁氣另在別項情由。」一老道：「這情由可礙甚事麼？」尊者答曰：「礙事。比如濁濁就礙惺惺。」一老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乃向卜公平說道：「老友你莫怪，我說就你身上便可知矣。你為人平日行為少厚，智計太深，難怪你生的卻是個懵懂之子。我常見人家，父若渾厚，生子必聰。父若刻薄，生子必魯。公平每日卻有些不公平。」卜老聽得，便向尊者問道：「師父，我友此言，信有信無？」尊者答曰：「寧可信有，不可信無。」卜老道：「可更改得麼？」元通答道：「小僧摸胸，就乃此意。梵志師徒，未得醫此妙法，空費方書，徒施幻法不驗，毋怪其去。」卜老道：「老夫便認這冤愆，望師父搭慈航、垂普度，但求先將孩子醫好，自然不忘功德。」元通答道：「欲醫孩子，當先醫父。欲療凡私，當行鎮定。老叟若肯效我小僧，行一片靜定工夫，把凡私動於昔年者，借這工夫一時掃盡。再悔卻昔年冤愆，急行些今朝的寬厚，這是欲茂枝葉，先沃本根。根本既沃，枝葉必榮。轉暗為明，這感召分毫不爽。」卜老贊歎信服，便拜跪庵堂，求師開度。只見那笑不老漁父近前說道：「師父說家老是了。只是老夫也生一子，卻不鈍，但瘦怯多災，這是何因？」元通道：「老來生子，必是你陰德所感，冥冥自有脫生主者，豈肯誤你？這老來精血，不比壯歲，瘦弱何妨！但把心術常端，自然孩壯。」漁老點頭。眾老吃罷素供，隨散。只有卜公平要求靜定工夫，他卻存後。尊者師徒也不拒他，便口傳定靜之訣。後有誇揚尊者師徒開度卜老洗心改厚八句五言。

詩曰：

刻薄生愚昧，因緣最不差。  
洗心由卜老，普度羨僧家。  
刻薄還忠厚，根修自好花。  
人能存善念，跨灶必由爺。

話說卜老者得了師徒十之一二靜功口訣，回家做效打坐。老婦問道：「老官今日庵中回來，如何不睡？卻曲膝盤足，有何說話？」卜老答道：「庵中師父傳我坐功道理。」老婦道：「這道理有何好處？」卜老答道：「那師父說，坐功便是修養，一則保命延年，一則消愆悔過。好處說不盡。」老婦道：「如你這半夜不睡，坐得可有好處麼？」卜老道：「有好處，有好處。比如我方才坐著，三年前人頭上欠我的本利，都想明白了。」老婦道：「這果然有好處。」按下不提。

且說梵志攜著道童，行到一村莊，名喚岐岐路。怎叫岐岐路？只因途徑繁多，路中有路，便立了我個名色。這地方路既多岐，人卻也稠密。村中聚著三五少年，閒遊浪蕩，弄棒舞槍，跌對走拳，正在那裡戲耍。卻遇著梵志到來，便問道：「道者何處來的？要往何處行去？你這一個長指甲，又帶著一個小道童子，遊方化緣，若撞見不良之徒，如何抵對？」梵志答道：「不良之徒豈肯傷害我出家之人？」少年道：「不良徒或有看你出家面上饒你，倘若山林曠野，忽然虎狼相遇，它卻不饒，如何行得？就如我們武藝精強，拳腳利便，思量要出外行走，也怕不良狼虎。」梵志答道：「貧道自有不怕手段、對敵行頭。莫說貧道，就是這小小道童也有來歷不怕。」只見一個少年聽得，變了面皮，笑道：「道人誇嘴，你兩個怎敵得當坊一村人眾！且莫說眾人，比如只我一個在此，你敢比較拳腳麼？」道者道：「這怎敢與施主爭能，但貧道遠遊訪賢，也要收攬一兩個門徒，修行了道。」只見又一個少年說道：「道人，你既說小小道童也有來歷不怕，如今就與他比對個拳腳。」梵志猶上前謙讓，道童乃動嗔心，說道：「施主莫要輕視出家人。憑你誰為比對。」一個少年乃近前一掌打來，說：「我與你比對。」這道童不慌不忙，伸一隻右手去擋，那少年手掌蕩著道童右手膊上，就如鋼鐵一般，擊得痛不可忍，縮了回去，便飛起腳來，踢著手膊，如前添一聲響，那腳疼痛，站立不住，往地坐倒。眾少年見了，大怒道：「諒此小道童有何手段，打倒我們朋友。」齊執棍棒起來，說道：「道童，你能使棍棒麼？」道童道：「請施主先使一看。」一少年忙掄起棍，左旋右轉，使個五路。道童也接過棍來，前花後攬，開個四門。少年中又一個拿過棒來，舞一回蛟龍出海，虎豹奔林。道童隨也舞一回泰山壓頂，枯樹盤根。眾皆喝采。此時喜壞了梵志，卻惱了眾人。一少年執過一桿明晃晃、鋒刺刺長槍，直向道童戳來。道童一跳在高阜之處，答道：「善人如何動了嗔心惡意，卻莫怪我小道動粗魯了。」把手一揮，只見那槍棒盡變做長蛇，張牙吐舌，直去咬那眾少年。眾人慌怕起來，齊齊跪倒，只叫「饒命」。越叫，那蛇越咬。梵志笑將起來，吩咐道童收了法術。道童依師之言，收了法術，這蛇依舊是槍棒，在少年手內。

眾少年互相計議道：「這遊方僧道哪裡是武藝精通，都是障眼法術。我們雖學盡十八般武藝，怎敵得他這樣神通。不如拜入他門，做個徒弟，學幾件法術，卻也好遠走江湖。」計議定了，便齊齊下拜，說道：「我們村野凡夫，不識聖人，請二位師父到我村裡閒宅靜居，少住幾時，胡亂齋供，休罪唐突褻慢。」梵志正欲再招一二門徒服侍，滿面笑容，答道：「貧道正欲借個草舍茅簷，靜居閒宅，修真講道，打坐參禪，便是招一二個門徒共相修行，這也是夙願。」乃隨眾少年人得村來，果有空閒草屋。師徒進屋，眾少年齊齊禮拜，要做門徒。梵志乃開口問道：「吾門原要清淨，吾道本欲正修，只是你等立意何向？」眾少年開口，也有願學道

成仙的，也有願參禪拜佛的，也有願習燒丹煉汞的，也有願彩陰補陽的，也有願築基煉己的，也有願呼風喚雨的。卻又有願演習幻法的，說道：「方才槍棍變蛇、手膊化鐵，這法兒甚妙，我若為弟子，先求傳授這兩種神通。」梵志笑道：「我們中道理甚微，法術頗多，盡教你學。只是我卻容納不多。看你眾人修煉習學，待各相得手精妙時，再有進退去留之術。」眾少年唯唯各退，隨願去學。梵志與道童住在此空閒屋內，教習眾少年法術、諸家道理。後有譏旁門幻術非修道正務五言四句。

詩曰：

正道原當習，旁門未可由。

清時有名教，何事不來投？

話說尊者與元通住在惺惺庵，時常把定靜工夫教這村老。眾中也有得法能行的，也有魯鈍不能的，惟笑不老與卜公平兩個得了幾分傳授。一日，卜公平坐入靜中，偶然入了個境界，似夢非夢，見一座公堂上坐著一位官府。公平向上謁見。只見那官府檢閱一本簿籍，說道：「你，見我的可是卜公平？」卜老答道：「小人便是。」官府道：「你這人平昔用心太過，刻眾成家，當報你個黯淡之子，不通世務。可喜你遇神僧點化改過，寬厚存心，當使汝子由昧復靈。」卜老稟道：「小人怎該得此子，因何黯淡？」官府道：「此子乃海蟹化生，只因海蟹生前詭設樓台，誘吞飛鳥，故此這般報應。」卜老道：「蟹乃昆蟲，既詭譎害物，當降罰它，如何反投人道？」官府道：「只因它吸了白鶴，得了道童仙家些正氣，故此不便泯滅。」卜老道：「蟹既吞了白鶴道童，這道童卻歸何處？」官府道：「道童投入蟹氣，邪以生邪，忘卻歸島，因他有誤人旁門之愆，久後自有度化之救。只是白鶴倦飛，迷入蟹腹，當年雖為蓬島仙禽，今日卻為塵凡人子。」卜老道：「他究竟若何？」官府道：「有日妖氣消散，終是復歸仙境。」卜老又問道：「如今化生何地？」官府乃低頭復閱簿籍道：「汝不問，我已忘了。當年汝族業漁，只因放魚積善，老得一子，雖然血氣少衰，久後自然發達。」卜老笑道：「陰陽之復，轉化之因，未必至此。」官府也笑道：「雀化蛤，雉化蟹，此猶物類相從。乃有美女化貞石，蒼狗變白雲，其怪誕虛幻若此！汝於世人，莫疑莫異。我冥司，卻也成真。但轉囑你族，切莫廢棄善因，致生他變。」卜老領諾，猛然驚醒，急奔庵中，把這夢境盡說知尊者；師徒但舉手合掌，望空稱贊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夢由心作，雖幻實真，念我同生，但從正道。」卜老道：「師父，正道何人不從？愚昧怎能會悟？」元通正色厲語道：「老叟，你不陰會提引，怎能陽悟懺悔？」卜老明悉，只是下拜。後有《鷓鴣天》贊此：

幽冥問答假和真，夢幻須知作受因。惡念自然成惡境，仁慈畢竟報仁心。天堂近，地獄深，深處何如近處親？誰人不樂途由近，爭奈行非墮入陰。

元通聽了卜老夢境言語，看著尊者，歎道：「可畏！可畏！幽冥報應有如此分明彰著。」尊者道：「理須不爽，只是二老信受，不變前修，我與汝不負傳授他一片好心，久後還共登彼岸。」元通道：「弟子卻也不知蟹化人、人化鶴，將來作何度脫？」尊者道：「雖是各從化緣，如今卻迷正道。少不得使他得聞正道，仍復真元，自成正果。」元通稽首稱謝。尊者乃辭別惺惺庵眾老，往東路而行。眾老苦留不住，卜家二老涕泣不捨。尊者但安慰，叫他勿忘靜定，父子真傳，自有善緣在後。二老謝教，仍求尊者再賜一言垂後。尊者乃留四句偈語，二老拜受而別。

偈曰：

知善貽聰，識惡生晦。

念夢警因，不忘逢惠。

話說卜公平只因刻薄，不明心地，便生個愚昧之子。雖遇尊者開度，冥府宣明，他半信半疑，少改前非。這愚昧子卻也未盡變化氣質。笑不老漁父，放生改業致富生子，他卻得了尊者開度，在家時演靜定工夫。老婦習知，也能打坐。故此孩子漸漸病癒。他孩子卻是白鶴迷入蟹氣，與道童同忘歸島。道童誤入旁門，這鶴卻棲遲海畔。卜漁父夫妻得了尊者開度，孩子病癒。這白鶴一靈雖化作人身，他原形尚存。卻說青鸞被惺惺庵道人拴縛，得尊者救度，飛起在雲霄，忽然見白鶴在那海畔，慳慳如病；又見那鶴旁枯魚蟹殼。他原是一類同氣，故此飛下。白鶴見了，也不覺展雙翅，隨鸞歸島。玄隱道士見青鸞引鶴歸來，卻不見道童，他已識破妖氛迷鶴、道童誤隨旁門這些因緣情識，卻故意把白鶴喝道：「這畜逐邪成病，我且不说破你去向的靈根，只是你且去靜守鬆林岩谷，吸露餐霞，再勿犯清規。久後真靈自復。」那鶴聽了，狀若點首而退。玄隱乃喚過青鸞，囑咐道：「汝領吾仙旨，逍遙雲漢，又不知貪戀紅塵何項，被人羈絆到今。看你彩翎多損，薄草尚留，縱然尋得鶴回，道童因何未返？速去找尋，不得遲誤！」青鸞兩眼望著道士，一嘴兩腋搜翎。玄隱便知他意，乃吹了一口氣在鸞身上，那鸞翅根根長出，頃刻鳴舞起來，展翅直飛上端而去。後有誇道法神通、青鸞長翅詩五言四句。

詩曰：

鸞鶴非凡鳥，神仙豈等閒？

一吹生兩翅，妙寶出丹田。